

← (上接2版)

越来越远。就像曼哈顿以前有富人、艺术家等不同类型的居住者,但是现在艺术家、教授无法继续在曼哈顿生存,当然伦敦也是这样。这简直让人无法相信,十分讽刺。当中等收入群体外迁时,大部分的城市就会死气沉沉,伦敦、纽约、东京都有这个问题,城市有下坠的感觉,因为资金流入到国家的其他地区了。到了那个地步,人们不禁要说,这城市要完蛋了。然而新型的经济开始出现,新的网络开始建立,律师们、金融家们也逐渐活跃于专门的领域,他们也赚钱,也推动着行业的发展。所以传统行业虽然失败了,但新兴的媒介以及相关行业却兴起,所以这样的城市是不会失败的。

雅各布斯能从更复杂的角度探讨城市问题

文汇报:《全球城市》于1991年面世,2001年再版,2005年我们也引进了中文版。您在中文版中增加了一个序,“关于上海作为全球化城市的思考”。如今距离中文版出版已经经过了十几年时间,上海这座城市也在各方面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就您的了解,上海是否离“全球城市”这个目标更近了一步?哪些方面需要更多的努力?

萨森:我认为上海做得很好,某种程度上比很多其他城市要好。上海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功能,就像伦敦、纽约,但与它们相比,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举例来说,伦敦、纽约、香港这三个城市有证券投资、第三方理财等丰富的第三类金融机构,芝加哥、首尔、上海、圣保罗等城市的金融服务又有其各自的特点,这四个城市的经济更重视工业,诸如制造汽车、研发产品、开采煤矿等,然而伦敦、纽约、香港并非如此。人们很容易觉得所有城市都是一样的,都变得同质化了,比如你在任何城市买到的薯条都是一样的。虽然行业的全球化使得人们能够购买到相同的薯条,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不同城市经济的核心被简单地定义成相同的专业化。伦敦、纽约、香港这几个城市确实在很多方面都分享着一些资源,上海、芝加哥、首尔、圣保罗同样如此。以美国为例,纽约与芝加哥是两个主要的金融城市,但是他们彼此并不存在竞争关系,因为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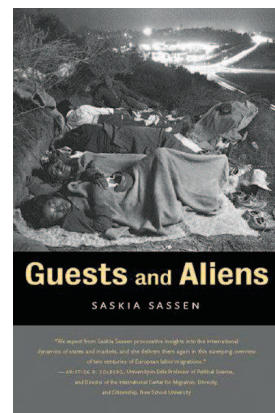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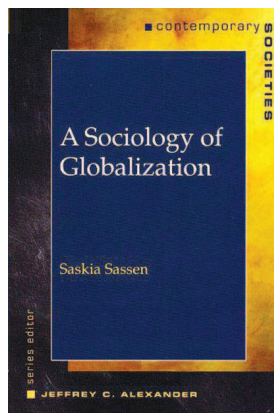
实在太不同。你当然比我更了解中国,上海与北京似乎也同样不是竞争关系,它们有不同的功能,官方对两个城市的发展定位也有不同的规划。另外,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很多人也认为内地有些城市会和香港有同质化的可能,然而事实证明它们是迥异的城市。

一般的城市链接到全球网络时,城市是可以选择商业模式的。我认为那些时刻考虑“竞争”的城市有点过分夸张了,要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个全球城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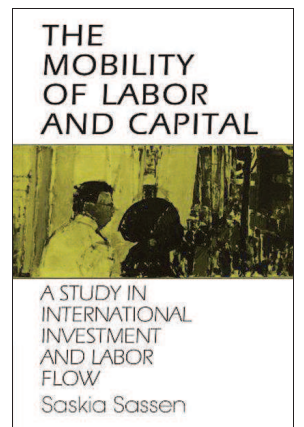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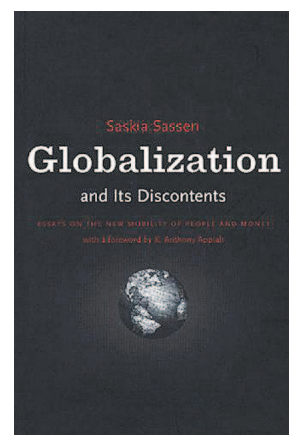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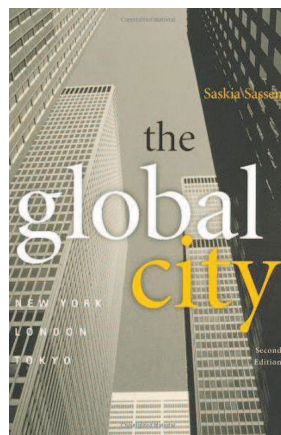
文汇报: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国务院首个批复的超大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了三个阶段的城市目标愿景,其中提到,展望2035年,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梦圆2050年,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各项发展指标全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您如何看待这个学术概念在上海“落地”?

萨森: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上海已经是一个全球城市,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具备全球城市的观感。或许其他很多人并没有提及,但我个人的体会很强烈,所谓全球城市,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些城市彼此之间联系频繁,群聚起来。诸如上海、芝加哥是比较重视工业化的城市,它们是以实体经济作为城市崛起的开始。纽约没有很大比重的工业,芝加哥则反之,芝加哥需要发展为实体经济提供良好服务的金融手段,但是纽约不需要,因为纽约也没有工业。所以,当你去探查一个城市作为金融中心有什么特殊之处时,其实从城市的经济要素就能窥得一些端倪。

我认为上海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上海与其他城市相关联的历史也很悠久。上海历史上曾涌入大量移民,孟买曾经也是如此。很多犹太难民当时被驱逐后进入上海和孟买,可见在历史潮流中一些大的城市如此紧密相连。但不同的是,孟买丧失了很多土地,因为难民的关系,大量土地成为了难民窟,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历史地看,永远有些城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城市让人感到安全。我也注意到,随后有一个阶段是国家主义比较盛行,但是再往后便又重新回到了“全球城市”之间联系紧密的阶段,也就是重要的城市之间要比一般城市之间有更多的往来。我始终坚持的一个论点是,这些城市与全球范围内类似的城市有更多的关联,而且可能超过在广袤的本国国土中与一般城市的联系,比如在



萨斯基娅·萨森
部分英文著作书影



欧洲,英国的伦敦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在城市水平上相似,所以或许在更多方面相互联系,虽然它们属于两个国家。

文汇报:您在一些纪念文集和采访中,常常提到简·雅各布斯,认为她改变了我们看待城市的方式。您觉得雅各布斯对于城市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在中国,她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流传广泛,她被更多地被视为城市行动主义的前辈,但她对于城市政治经济的研究却是或多或少被忽略的,而这一部分正好是您在纪念雅各布斯《我们能看见什么》(What We See)一书中所阐述的。您能稍微展开讨论一下这方面吗?

萨森:讨论这个问题得往回溯,雅各布斯主张城市不仅是富人居住,而且还应该包括各类不同的人群。还有一点我觉得十分有趣,她说过没有一个城市可以撇开经济,换言之就是没有经济就没有城市。经济不单指城市经济,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经济,她广泛深入地探讨城市的经济、经济对于城市如何重要以及经济为城市带来什么等问题。同样,雅各布斯还是一个战斗者。她撰写了很多东西,虽然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博士学位,但是她拥有非常伟大的头脑和不凡的智慧。与她同时代的城市学家大多关注一些具象的东西,例如交通等,而雅各布斯却拥有从更加复杂的角度来探讨城市问题的洞察力。

文汇报:最近几年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很剧烈,发生了不少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事,比如英国脱欧。在您看来,英国脱欧对于伦敦这个全球城市会有怎样的影响?

萨森:大约一年前我在英国《金融时报》上面发表了一篇相关的文章。很多人认为英国脱欧之后伦敦完蛋了,我在文中认为并不会。2016年伦敦证券交易所和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合并,法兰克福证交所拥有50%以上股份。有人就认为,法兰克福证交所会把伦敦证交所也一并带回德国国内。我在文中也提到这次合并,文章发表后,网上在一小时内就有数百评论,很多人认为德国人肯定会带走伦敦证交所。几天后,法兰克福证交所负责这次合并事务的工作人员说,之所以购买伦敦证交所,当然是想把新的交易机构放在伦敦,因为伦敦有自身特殊的地位,拥有不可替代的金融网络和金融影响力。所以那是个非常有趣的时刻。

伦敦将丧失或者说已经丧失了一些传统优势,但是,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还在。当然,法兰克福、巴黎同样是重要的金融城市,但并不能简单地把伦敦的模式复制到法兰克福和巴黎去,然后认为伦敦理所当然就完蛋了。这是不可能的。城市是有多重因素叠加和交织的。我想上海和中国国内的一些城市也是在一些方面有竞争,但并不影响上海的传统优势,这些竞争也并非事

事针锋相对。

难民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驱逐危机

文汇报:早年您在博士后期间,研究的是欧洲移民和难民问题,而后也做了很多相关问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您在2000年出版了《旅客与异族》(Guests and Aliens)一书。难民问题也是目前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您觉得现在的欧洲难民和此前有什么区别?您如何看待现在的欧洲难民危机?

(下转4版) →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任思蕴 rs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匯學人

